·COVID-19 疫情下的医学教育研究·

从战“疫”斗争实践中探索提升中医药课程学术内涵的有效路径

姚洁敏[1]　朱音[1]　英洪友[1]　尚力[1]　舒静[2]
[1]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　201203;[2]上海中医药大学教务处　201203
通信作者:英洪友,Email:yinghytz@163.com

【摘要】 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出发,从教学学术的视角,对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深度学习的引导等展开反思。认为在课堂教学中要强化中医理论教学的整体融合,提升中医学术含量,重视理论与临床的交融;通过中医药知识体系的挖掘与整理,构建清晰的学术传承概念谱系。在对中药的教学中,应当融入对药性理论的再认识和多维度研究,通过多种学科交叉整合,为中医药开拓发展新的方向做好准备。

【关键词】 中医教育;　教学学术;　教学方式
【中图分类号】 R33
基金项目: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ZDA301);上海中医药大学第十八期课程建设项目(2019SHUTCM065)
DOI:10.3760/cma.j.cn116021-20200424-00167

Exploring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the academic connotation of TCM courses from the practice of fighting against COVID-19

Yao Jiemin[1], Zhu Yin[1], Ying Hongyou[1], Shang Li[1], Shu Jing[2]
[1]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Humanity, Shanghai 201203, China;
[2]Shanghai University of TCM,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Shanghai 201203,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ing Hongyou, Email: yinghytz@163.com

【**Abstract**】 Due to the ongoing outbreak of COVID-19, we reflect on the optimiz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guidance to deep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CM teaching research. We believe that it'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overall integration of TCM theories, academic researching, and clinical practicing when teaching. By excavating and sorting out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TCM, a clear conceptual pedigree of academic inheritance is constructed. In the teaching of traditional Chinese pharmacy, we should integrate the reconsider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research on the theory of medicinal properties, and make prepa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edicine in a new direction through the cross-integration of various disciplines.

【**Key words**】 TCM education;　Teaching research;　Teaching methods
Fund program: National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19ZDA301); 18th Foundation of Course Construction of SHUTCM (2019SHUTCM065)
DOI:10.3760/cma.j.cn116021-20200424-00167

中医药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中的特色优势已经获得了广泛关注和重视。奋战在抗“疫”一线的中医药工作者,综合运用了伤寒瘟病等诸家理论,一切以疗效为验,展现了中医临床的特色。后期临床试验结果的出炉,也必将为中医药科学机理的深入研究产生巨大的推动力。然而在此次防控斗争中也暴露出了中医药在传统理论的全面挖掘、有效的“活态”传承,以及现代化、产业化发展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短板。这对于中医药教育教学改革提出了新的挑战,故有必要对课程教学内容的

优化、深度学习的引导等展开新的反思。

1　中医理论教育需要通过整体融合提升学术内涵

中医以“整体论”为特色，在疾病的治疗中不仅从整体的角度来看待病患，也从整体上综合把握中医内部各家理论，灵活运用。目前中医学科内部既有的分科状态，导致新一代的教师中研究伤寒的不精通温病，研究温病的不熟稔于伤寒经方，尤其对汉末至唐宋这一中医药理论成熟重要阶段的著名医家的深度研究还很不够，存在一定的中医理论“断代”和“真空”现象[1]。这种现状的确不利于学生从整体来把握中医精髓，不利于中医理论从整体上得到发展升华，其本身也是不符合中医整体论的。

在这次疫情中，综合运用了以伤寒和温病为主的理论和方药。被列入第六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2]的清肺排毒汤，由麻杏石甘汤、五苓散、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葶苈大枣泻肺汤等，以仲景经方原方为主。而诊疗方案中其他的推荐方，既有仲景思想的体现，又有温病学家所创“达原饮”“清瘟败毒散”等时方的体现。说明本次疫情，需要对中医内部的不同亚体系的理论方药综合运用方能应对，如果拘泥于伤寒或明清温病一隅，就不可能达到较好的疗效。故而在以后的教学中，也应该尽力打破人为的伤寒、温病的学科分野，在完成伤寒、温病的教学任务的同时，向学生展示寒、温并用解决问题的思路。而本次战“疫”提供了最鲜活的案例。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呼吸科支援武汉雷神山医院的宋秀明主任，就在抗疫前线为本校开学后《中医内科学》第一课带来了生动而震撼的一堂课，引起了学生极大的反响。

同时，在本次中医药抗“疫”中，对传统经验与理论的运用还可有更大的余地。例如，除了“五疫”理论和“五运六气”理论，《内经》“必先五胜”以及脏腑功能的论述值得进一步联系疫情挖掘探讨。唐宋医学、金元四大家的经验，还可以被广泛挖掘，但在目前的专业课程教学中鲜有充分涉及，甚或尚未有必要的课程作为理论传承的支撑。例如，金元四大家中，李东垣以补益之剂治疗当时的瘟疫，张从正在强调驱邪的同时，擅长情志疗法。唐宋医学中的温病防治理论方药也值得进一步挖掘运用。例如，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中记载的“屠苏酒”[3]具有“辟疫气”的功效，至少在唐宋之间得到广泛的运用，形成了春节习俗。这点可以从北宋王安石《元日》“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得到印证。孙思邈预防瘟疫的太乙流金散、雄黄散、辟温病粉身散[3]等方剂，治疗瘟疫病的葳蕤汤、犀角地黄汤、紫雪、玄霜[3]等方剂尚还未受到目前抗疫前线的重视。孙思邈还将五行学说充实到瘟疫病论治，在仲景“阴阳毒”的基础上创造了“四时五行阴阳毒”的温病体系，此体系经过北宋庞安时的继续充实，形成了唐宋对于瘟疫病的一整套理法方药防治体系[1]。可以说，唐宋医学作为《内经》时代与仲景医学的延续发展，与金元之后的学术状态有所不同。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应对时疫和天行瘟病的经验积累，唐宋医家积累了相当的温病知识，构建了以张仲景—孙思邈—庞安时为主线的“四时五脏阴阳毒”[3]温病辨证论治体系。唐宋方药在符合四大经典一贯思路的基础上，对瘟疫病的理论与治疗经验进行了发展创造，值得被发现、被推广。通过发掘晋唐宋时期治疗瘟疫病的经验，可以为对时行温病的治疗提供不同于后世明清温病医家而又行之有效的另一套符合中医原创体系的思路[4]。前面提到的“犀角地黄汤”一方，一经清代大家叶天士的挖掘再利用，就成为明清温病治疗的代表用方。但是这些宝贵的唐宋温病学经验在理论教学体系中未受到应有的重视，故而在本次抗“疫”中也较少得到体现。把唐宋温病学介绍给学生，需要摆脱固化的思维方式，推进中医学术前沿，并把研究带到理论教学的框架体系中，提高中医理论教学中的学术水平。

所以中医理论教学应当在强化内经、仲景、明清温病、唐宋温病及各家学说诸学科的基础上，整体综合、全面掌握，方能达到临床圆机活法、灵活运用的目的。中医的教学内容应该随着理论认识的推进而展开，中医的理论认识应该随着临床的需要而深化。中医经典课程的比重也可以根据需要酌情增加，尤其是经典课程的课时数，应当得到保证与强化。对于本科生，可以在四大经典及《各家学说》的课堂教学中更多强调整体的视角，例如提供《内经》理论解释《伤寒杂病论》治法方药的课程内容体验，从各家学说的印证来分析四大经典的原意及后世衍生之意，这些可以落实到四大经典及《各家学说》课程中。针对研究生，可以实际问题为导向，鼓励他们进行探索性的研究学习，强调以中医历代精华古籍的文本为支撑，在挖掘医家思想经验的过程中强化问题指向性，使学生能够熟练掌握从中医古籍中寻找资料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强化理论基础的整

体性，整体提升学术内涵，才能保证毕业学生的中医学术含金量。

2　强化医药融通，提升对药性理论的再认识和多维度研究

通过本次疫情也可以看到，现行对中药作用的理解多是从中药药理学的角度来进行，对符合中医整体理论下的中药的药性理论研究极为缺乏。

故而在“双黄连”事件中，出现了以药物所为主的药学专家意见与中医药专家意见不统一的情况。如果仅据“双黄连口服液”的中药药理认识，使用它似乎应该是有效的。但据中医对该疾病的辨证论治，则“双黄连”无益于疾病的治疗，甚至因其对人中焦脾胃阳气的损伤，无益于提升人体正气（免疫力），故中医不推荐使用。只是在解释机理时，很难让民众理解，为什么中医反而不推荐“双黄连”，这是由中医的特殊思路决定的。中药理论中最重要的就是“四气五味”理论，这是中医理论指导用药的理论基础，决定着中药是否成为中药的关键。但在目前的中医研究中，对中药在四气五味、引经报使中的现代医学研究解释严重缺乏，对中医学生这方面的教育也基本阙如。

在本次抗“疫”中，另有一大类药物，例如天麻、木香等，具有突出的理气作用，配伍用在预防方剂中，能起到不错的效果。从本草学记载来说，《神农本草经》记载天麻主“杀鬼，精物蛊毒恶气”，言木香可“治邪气，辟毒疫温鬼”[4]。而现代药理学对这两味药物没有相关的表述。受其影响，现在很少将这些药物与“抗疫”作用联系起来，而现行《中药学》教材则多依据《本草纲目》及以后的本草学认识编著。如此种种，使得我们对不少药物功用的认识逐步局限化，而逐渐脱离中医药本来的认识。

经过这次疫情，对中药的研究应当更多地从他本来的药性理论出发，医药融通，提升对药性理论的再认识和多维度研究。对于中药专业的本科生需要强化其中医理论基础。这点可以通过增加中医基础理论课程相关授课内容，或是增设“中药临床药性理论研究”等相关授课内容甚至课程来达成。对于中药研究生，需要引导他们在熟悉现行中药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探索符合中医药思维范式的研究方法，将中医研究纳入课堂教学之中。但这需要开创一种新的研究范式，通过这种知识认知模式的创新，来带动教学模式的更新。

3　建立基于临床为核心的理论研究与教学手段的“迭代”模式

本次疫情，不仅是一线的临床战士在战斗，坚守后方的中医药临床人员、研究人员，包括中医学生都在密切关注本次疫情的进展。故而本次疫情实际上为学生提供了鲜活的临床案例，让大家带着实际问题，有意识地将所学的知识、中医的思维方法运用到各种信息的研判中。故而在本次疫情中，以问题为导向，带领学生进行有挑战的学习，不仅可以促进他们对中医知识的学习，还可以增强他们学习的兴趣和动力。

中医药在抗“疫”过程中，体现出的伤寒温病不同理论的综合运用，也使得我们在临床教育中，应当突破惯性思维，冲破偏执理论一隅的倾向。在今后的授课中，还要打破现有“辨证分型”固定框架的束缚，打破僵化的线性思维，从经典出发，从临床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各种理论，回归中医圆机活法的本质。

也由于中医的整体观念，对于本次疫情的审视目光不再胶着于“病毒”，而能从病患的整体、从机体正气出发拟订治疗方案。推荐方案中所体现出的中医伤寒、温病诸家并用的思路和疗效，充分体现了中医整体灵活运用的特色，同时也显示出中医传统理论在临床还需要深度挖掘的必要性。临床教育应当与基础理论教育、文献整理形成一体，才能使中医文献在理论指导下对临床提供更多的支撑。这就需要对教师队伍进行建设，把基础和临床两个队伍进行很好地衔接。国内中医药院校已有将中医经典理论教学团队纳入附属医院临床学科建设与管理范畴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同时也必须考虑毕竟这两支学科队伍各有主攻方向，不能简单融合和相互替代，而是应该采取“迭代”模式，在保持各自独立性的同时，通过中医基础医学院与临床医学院“院院合作”平台，创新教师队伍的互聘任机制，建立基础学科与临床学科“点对点”的跨学科教学与科研一体化联合团队；围绕可达成的阶段性目标，达到合理交际和有效磨合，引领中医学术逐步走向新的深度。同时，也要打破经典基础理论教学主要集中于专业教育前期的现状，按照学生知识掌握和建构的规律，建立基础理论“导读—精读—临床提升”三阶段梯度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并将教学场所向临床医学院有效延伸。

因而,对于本科生的临床阶段,可以大力强调基础理论学科与临床医学院的深度合作,采取“迭代”的模式,充分利用理论学科和临床学科教师资源,做好学生课堂授课理论与临床知识的衔接。上海中医药大学四大经典及“各家学说”学科都有进入临床医学院为学生带教的环节,各家教研室的《医家学说与临床实践》课程为实习阶段学生开设,由理论教学教师(同时也具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到临床医学院,充分利用病例研讨、床边教学、古籍阅读等手段,使学生切实感受到中医理论与临床的一体性。这种教学方式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进一步推广,对于培养高层次中医人才不失为一种可操作性较强的有效途径。当然,临床教师也可以参与本课程带教,在保证临床效果的同时,也增强他们的中医理论基础。今后,在基础与临床的衔接阶段,也可以多加强课程设置,使临床问题为核心的理论基础得以强化。

4　重视中医药知识体系的挖掘与整理,构建清晰的学术传承概念谱系

从目前中医药界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诊治探讨来看,中医药要精准发挥对现代新发疾病的防治作用,其关键是对于传统理论的准确把握。中医药学是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中完整保留至今并以其独特体系继续发展的学科。其一方面不断吸收各时期的哲学与科技发展成果,历经千年仍不断地继续发展。但另一方面由于多元文化的浸润融合,知识体系的变革发展,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医药术语出现了内涵多层面、外延宽边界的情况,经常出现一词多义、多词一义、内涵嬗变、概念更替等现象。如名词术语的概念源流考释未清, 则其规范化便难以有效实施。因而今后的中医药教育,必须在重视中医药知识体系挖掘与整理、构建清晰的学术传承概念谱系基础上进行知识传承。

对于现代病证的中医病因病机探讨和研究,需要摆脱倚重个人经验和学识为主的模式,要通过创建科学、现代的中医药知识和概念的体现和存储形式,实现专业性、确定性、单义性、可溯源性、可拓展性(组合或延伸)和可描述性的传统中医理论谱系,并逐步实施中医药名词术语的规范化。中医药学的规范化研究,必须首先始自其基本名词术语,通过对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的挖掘、整理及其内涵外延的界定,方能“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厘清脉络层次,构建体系规范,为中医学生的学习提供方便,同时也对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具有重大意义。

上海中医药大学自 2009 年起陆续承担国际标准化组织中医药技术委员会(ISO/TC 249)秘书处以及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标准化建设委员会秘书处工作,成功发布包含世界卫生组织第十一版国际疾病分类(WHO ICD-11)在内的具里程碑意义的成果。同时研发了中医方证研究与新药开发决策服务平台采用数据库,利用 Web 技术、本体方法、人工智能等技术,初步实现了对历代中医文献按照方剂、病症、病因病机、治则治法、药物、医案、医论等要素及其层次关系的结构化存储,进行要素轴间的关联、聚类与深度挖掘。这些手段都对中医药知识体系的挖掘与整理作出了有益的探索,也可以向不依赖经验为主的临床问题解决方式的方向靠拢。

面对中医药知识概念定义的不确切性,还有必要从历史文化、多学科协同和实践性的视角,适当运用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 形成将古代与现代文献串联起来的语义网络,建立更为明晰的术语谱系。同时再对中医药基本术语的外延与内涵进行准确全面的释义,以实践成果为导向进一步提升基本知识概念体系及学术内涵确定的精准性,为深度学习提供新一代教学资源与教育技术支撑。

5　多种学科交叉整合,开拓发展方向

中医学术发展史上,中医始终与当时的科技文化最新成果相结合[3],因而当今的中医发展方向,也会与当前社会科技文化发展的最新成果相融合。在本次疫情中,中医与诸多学科领域的科技手段相结合,为疫情的控制起到了一定作用。故而在中医的教育中,也要为学生与未来科技融合打开一扇窗,留一种可能性。

在此次疫病的治疗过程中,西医呼吸科、感染科、重症医学科、免疫学科与中医药学科一起,通力合作。由此可见,中医临床学科与这些西医具体学科的关联与协作,综合运用中西医相关知识,与同伴在共同的知识基础上协同工作,也是未来的中医人必须要具备的能力。

疫情突如其来,医疗资源缺乏;部分病人求助于网上中医诊疗。虽然网上诊疗与面诊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在当时情况下,能一定程度上缓解问题。同时在一些中医诊所通过一段时期的诊疗经验总

·COVID-19 疫情下的医学教育研究·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医院公众号在健康传播中的应用

龚小浅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宣教科　400016
Email:2498033252@qq.com

【摘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院主要应用微信公众号平台进行健康传播,及时回应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公众健康诉求。本文以重庆市三甲医院公众号为切入点,讨论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期间医院应用公众号进行健康传播的优势,发现其存在的不足,提出其在优质内容生产、与用户互动、建立微信矩阵、转变传播风格与把握传播时机等方面的优化路径,并认为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院公众号健康传播实践,对医学教育也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医院公众号;　健康传播;　应用
【中图分类号】 R-05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2018QNCB48);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项目(17SKJ058)
DOI:10.3760/cma.j.cn116021-20200414-00168

结后,也给全国各地的中医人员带来一线信息,加强了信息共享,促进了共同研究。后期的新冠治疗中医 AI 机器人,能够为病人提供远程在线开方用药。南航科研团队研制的新型全自动中药煎煮系统,也助力中医贡献防疫力量。大数据也在本次抗疫战场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大规模的流行病学调查、借助大数据进行高风险人员的监测、进行风险评估和预测疫病扩散趋势等。这些也为中医预防治疗疫病在宏观上提供了不可替代的数据。

鉴于此,在未来的学科设置中,可以适当考虑中医某些理论如五运六气等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理论技术的结合,进而适时、适当增设人工智能原理、大数据原理等课程。还有中医诊疗与电子技术、互联网+中医、中医与文史哲的互动、中医学对科学观念的修正等。这需要突破中医原有的知识结构,从更广阔的视域下审视中医学,往更多的角度发散思维。在适当的时机开设相关讲座、课程,乃至成立相关研究方向、专业,成立相关研究团队和教研室、学院等,适当考虑产学研融合[5]。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姚洁敏、英洪友:提出论文构思、撰写论文;朱音:翻译;尚力、舒静:总体把关、审订论文

参考文献

[1] 严世芸. 中医学术发展史[M]. 上海: 上海中医药大学出版社, 2004.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六版)[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2020-02-19]. http://www.nhc.gov.cn/xcs/zhengcwj/202002/8334a8326dd94d329df351d7da8aefc2.shtml.
[3] 孙思邈. 备急千金要方[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9.
[4]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唐宋医学教研团队, "海派中医"丁氏内科黄文东脾胃流派传承基地. 在抗"疫"斗争的实践中淬炼和学用中医理法[N]. 上海中医药报, 2020-02-21.
[5] 胡鸿毅. 产教融合背景下的中医药高校人才培养问题与对策研究[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0(1): 38-43.

(收稿日期:2020-04-24)
(本文编辑:唐宗顺)